

《我们这十年》展现前所未有的时代画卷



从田间地头到抗疫现场,从祖国边疆到异国他乡,从足球赛场到绚丽舞台,从扫黑一线到绿色军营,创作者将十年间无数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生活努力奋斗的身影浓缩进11个故事中,以点带面地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——在时下播出的众多重点剧目中,《我们这十年》以宏大的时代格局、鲜明的主题立意和独特的表现形式引人注目。电视剧《我们这十年》聚焦十年里的“我们”,以奋斗为主线,捕捉了这十年间无数瞬间记忆,以影像为笔,塑造了新时代群像。目前播出的《唐宫夜宴》《热爱》《前海》几个单元都因精良制作和新颖角度,收获观众好评。这11个单元的主题,既有全面从严治党、强军征途、乡村振兴,也有民族团结、科技强国、文化自信等,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总导演毛卫宁用了几个“前所未有”来形容《我们这十年》,称之为“一幅极具烟火气的时代画卷”。“在一个时间段里,11个团队同时做11个不同类型的电视剧,这是我创作生涯当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。”毛卫宁感叹:“这部剧的前期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复杂,4000多名工作人员、十几个国家的演员参与了拍摄,从前期到后期,地点遍布祖国各地,地域之广、参与人数之多都是前所未见的。”

自2020年“时代报告剧”概念诞生后,《在一起》《石头开花》《功勋》等作品相继问世,收获了不俗的市场反响。《我们这十年》同样采取单元剧的形式,对真实案例进行加工,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。

对《我们这十年》的团队来说,各个单元的题材类型都是“从来没有遇到过的”。《唐宫夜宴》讲述舞蹈编创团队的创作故事,《热爱》讲述少数民族少年因为足球改变人生的故事,《一日三餐》讲述一对父女如何在时代浪潮中改变饭馆经营思路的故事,毛卫宁也举例他创作的《砺剑》单元,聚焦现代军事题材,“这跟我们之前拍《能文能武李延年》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”。但不同单元,相似的是对人民生活的朴素贴近和真实再现。毛卫宁坦言,《我们这十年》聚焦的是“我们”,是老百姓的烟火日常,这是非常考验主创团队“讲故事”的能力,“这其实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生活,我也希望大家能从这部剧中获得继续努力的勇气。”



《唐宫夜宴》把传统文化融入当代文艺

2021年出圈刷屏的文化现象里,一定会有舞蹈《唐宫夜宴》的名字,在电视剧《我们这十年》中,“唐宫小姐姐”再度展现出了中国文化的非凡魅力,主创团队把传统文化融入当代文艺的苦苦追寻,打动了不少观众。《唐宫夜宴》单元是如何写成的?编剧任宝茹、高璇表示,剧集创作中最难的点,就是如何用五分钟的舞蹈,以点带面呈现十年间中国文化的变迁。

任宝茹和高璇是编剧界知名的“黄金搭档”,她们曾创作过《我的青春谁做主》《婚姻保卫战》《在一起·摆渡人》等大热剧目。采访中两人提到,项目筹备初期,《我们这十年》主创团队搜集整理了200多个选题方向,《唐宫夜宴》单元很快吸引了编剧任宝茹、高璇的目光。

进入创作阶段后,为了能最真实地呈现舞者们的工作和生活日常,主创团队一行原本计划在2022年春节前赴郑州实地采访调研,但由于疫情影响,所有前期采访是通过电话完成。“当时采访了郑州歌舞剧院四位主创和领导,也是后面我们这部剧中的主要角色,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建立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,所有的采访素材加起来不少于15

个小时。”高璇回忆。2022年春节后,任宝茹、高璇迫不及待走进了郑州歌舞剧院。据高璇透露,两人当时每天都泡在训练场和演员宿舍,十天的采访也进一步丰富了之前在电话中得到的素材。

本着艺术源于生活的原则,《唐宫夜宴》中的主要角色都可以找到原型。剧中,白百何饰演的陈冉,其原型是郑州歌舞剧院的编导陈琳,张慧雯饰演的易文艳,原型就是郑州歌舞剧院的女首席舞者易星艳。

深入实地的采访调研,也让任宝茹、高璇对基层歌舞剧院有了全新的认知,“以前我们认为舞者就是生活在云端的,去了之后才发现他们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难需要克服,他们身上的韧性让我们非常惊讶。”

陈琳在采访中就给了任宝茹非常鲜活的例子,“比如怎么用一份钱让作曲、服装干两份活儿。”而剧中“罗冰冰”的原型,郑州歌舞剧院当时的副院长娄冰冰在接受采访时自嘲说,自己办公室的沙发都要被前来诉苦的人坐塌了。即便如此,这群艺术家还是会说自己很满足,“我们觉得,这就是他们对于艺术的爱吧。”任宝茹表示。

《前海》向阳生长的力量最动人

近年来,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,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逐梦大湾区。《我们这十年》之《前海》,正是将镜头对准了这片生机勃勃的创业热土。在导演刘雪松看来,作为一个单元剧,《前海》很难在4集的体量中讲述一个年轻人从一无所有到功成名就的故事,会显得非常仓促。所以在立项之初,刘雪松便给《前海》定下了“讲故事”的基调。

主创团队的这点“小心思”,也反映在两位主角的名字上。剧中,林一饰演的角色叫叶舟,是一个怀揣梦想的中国香港青年。“我对这个名字(叶舟)的解读就是‘轻舟已过万重山’的‘舟’,他的家庭、朋友不是全都支持他创业,甚至创业伙伴都中途放弃了,这就像是‘猿声啼不住’。但他最后坚持了下来,这一点非常可贵。另一个角色项海,已经到了不惑之年,早年成功过也失败过,但内心的梦想始终没有磨灭,我觉得他也是心有大海的。”

虽然《前海》只有4集,但全篇用电影化的语言和剪辑手法,将剧中人物的成长、彷徨、纠结、艰辛与温暖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眼前。在刘雪松看来,这两位主角身上那股向阳生长的力量,恰恰是《前海》最动人的地方。“这个故事最终会结束在充满希望的时候,而不是在成功的时候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我们都应该沮丧,要永远心怀希望。”

如何在不算长的篇幅里把故事讲深、讲透,是所有单元剧导演都需要面对的问题。为此,《前海》主创团队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。据刘雪松透露,开机之前,编剧初征在前海“梦工厂”开展了将近4个月的采访与采风工作,整理了近5万字的文字资料。“采风完了之后,我们决定把剧本重新调整一下,只截取其中一个小点。就像《我们这十年》所有单元的戏,都不可能用4集讲述十年,只能找一个小的切口作为落脚点。”刘雪松说。

选题确定后,下一步便是选角。由于《前海》聚焦粤港澳大湾区,需要一定数量的中国

香港演员。但由于疫情防控要求,演员无法完全到位。“后来我们知道罗嘉良老师定居北京了,就赶紧向他发出了邀请。”除了罗嘉良,刘雪松透露,柯蓝其实也是在开拍前最后两天才定下来的。

同时,因为剧情展现1997年的元朗和主角的家,并且同一个场景要快速转换到现代,场景还原难度非常大。刘雪松回忆称,为了按时开机,美术道具组的工作人员克服了佛山的台风天气,冒雨赶工,原本18天的工期仅仅耗时11天便抢工完成。他感叹,正是凭着这股精益求精、不畏挑战的干事精神,才成就了《前海》这样一部精品力作。

